

文潞公詩校注

〔宋〕文彥博 著

侯小寶 校注

文潞公詩校注

〔宋〕文彥博 著 侯小寶 校注

人文介休系列叢書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晉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潞公詩校注 / 侯小寶校注. —太原: 三晉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57-0940-7

I. ①文… II. ①侯… III. ①宋詩—注釋 IV. ①I222.7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75664 號

文潞公詩校注

著 者: [宋] 文彥博

校 注: 侯小寶

責任編輯: 張仲偉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 21 號

郵 編: 030012

電 話: 0351-4922268 (發行中心)

0351-4956036 (綜合辦)

0351-4922203 (印製部)

E-mail: sj@sxpmg.com

網 址: <http://sjs.sxpmg.com>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張: 17.25

字 數: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57-0940-7

定 價: 58.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人文介休系列叢書編委會

主 任 委 員 張 鑫

副主任委員 宋建國 郝曉平 宋林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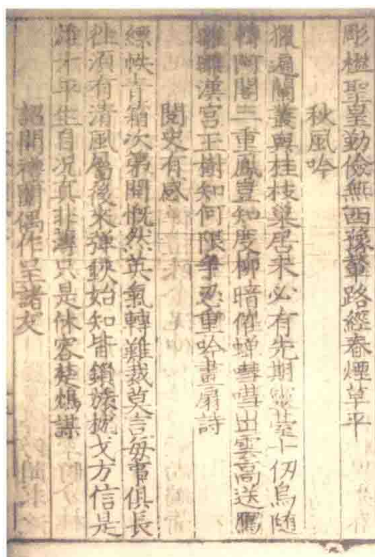
許建斌 趙曉峰 陸道豐

委 員 張培榮 侯清柏 張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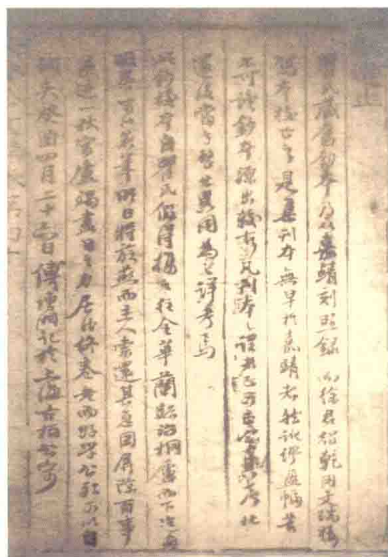
喬明文 段青蘭 楊建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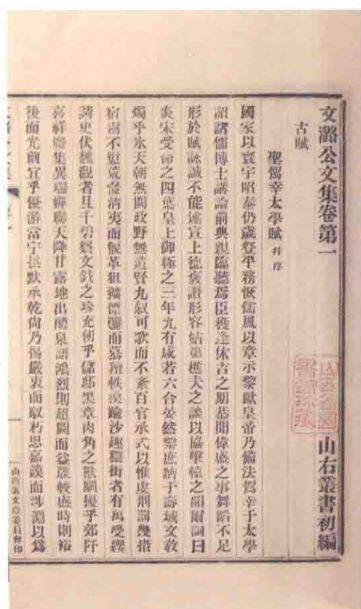
文彥博畫像（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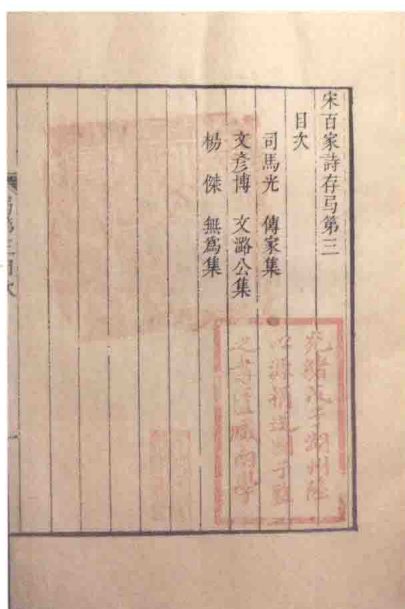
《文潞公文集》明嘉靖五年平陽王濬刻本



《文潞公文集》傅增湘校補本題跋



《山右叢書初編·文潞公文集》
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



曹庭棟輯《宋百家詩存·文潞公集》
清乾隆六年嘉善曹氏二六書堂刻本

序

侯小寶博士所撰《文潞公詩校注》，作為“人文介休系列叢書”的第一部即將出版。此書校勘細緻、采摭有據，徵引豐富，是對介休籍的北宋名相文彥博詩歌研究的一部重要專著，也是對介休人文研究的又一新成果，更是對介休千百年來所一脈相承的歷史文化的發揚光大。

介休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春秋時屬晉國鄆縣，後有界休、界美等稱，西晉始稱介休，其南依太嶽、北傍汾河，山川秀麗、風物閑美。臺灣世新大學講座教授、著名人類學家喬健先生曾言：“介休有 2600 餘年的歷史，地處黃土高原，深受多民族文化滋養，可謂黃土文明的典範。”作為三晉腹地的交通樞要，這裏素有“晉陝通衢”之稱，自古商賈雲集、舟車絡繹，中原華夏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長期交匯、碰撞、滲透、融合，孕育出多元一體、多樣共生的地方文化生態，彰顯黃土文明強大鮮活的獨特魅力和華夏文化博採眾長的磅礴大氣。經過滄桑歲月的積澱，介休地方文化如傳世佳釀，歷久彌醇，回味悠遠。如何保護、傳承好這些文化遺產，是全市三十七萬人民值得探索和思考的一項重大課題。

令人欣慰的是，我市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和介休籍學者滿懷同根同源的赤子之心，以義不容辭的文化自覺意識和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感，對家鄉的人文歷史給予了深情關注、深

人探索和孜孜不倦地研究，為傳承和弘揚介休文化做出了不懈努力。

近年來，介休市委、市政府把建設大太原都市圈南部區域性中心城市作為城市發展戰略，以山西實施轉型綜改試驗區和晉中建設“四化”率先發展區為契機，提出了把介休建成“新型工業新市、現代農業新市、區域中心新市、文化旅遊新市、物流集散新市”的發展思路，充分發揮介休歷史悠久、文脈深厚、晉商故里的底蘊。我們在對地方文化遺產進行搶救和保護的同時，不遺餘力地對介休人文歷史資源進行了系統發掘和整理，得到了海內外各界的廣泛肯定和好評。

“人文介休系列叢書”是市委市政府大力實施文化發展戰略的生動實踐，這一叢書將陸續出版一些以介休歷史文化研究為選題、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史學含量、文化品位和社會認可度的地方人文歷史書籍。我們相信，此叢書的出版，將會更進一步弘揚介休燦爛輝煌的人文歷史成就，展示介休豐富獨特的地域優勢，亦為當前的地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文化軟實力支撐。

是為序。

王長民

二〇一四年三月

前 言

有宋三百二十年，其版圖與國力遠不及漢唐盛世，但由於對文治教化的重視，在社會文化方面呈現出承前啟後、廣博精深的繁榮景象。文彥博（1006—1097），字寬夫，號伊叟，北宋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聖五年（1027）進士，歷監察御史、河東轉運使、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等，拜太尉，封潞國公，元豐六年（1083）以太師致仕。元祐初任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文彥博生活在真宗景德到哲宗紹聖年間，更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居官近七十年，七換節鉞，出將入相五十餘載，治績卓著，德望尊崇。他不僅在政壇獨放異彩，也寫下了大量“因事輒見，操筆立成”^①的詩文，為後世留下了洋洋灑灑的四十卷《文潞公集》。

蘇軾曾贊慕文彥博曰：“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②文彥博學養淵博，尤擅詩文和書法，其著述主要集中在《文潞公集》。此外，宋代陳思編、元代陳世隆補的《兩宋名賢小集》卷七《文潞公集》輯錄文彥博詩六十首；清代曹庭棟編《宋百家詩存》（乾隆六年嘉善曹氏二六書堂刻本）收錄有《文潞公集》一卷；宋代施元

①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四。

② [元]脫脫等《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傳第七十二。

之《施注蘇詩》，王象之《輿地紀勝》，明代《永樂大典》，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清代陳邦彥《歷代題畫詩類》，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徐松《宋會要輯稿》以及《山西通志》、《河南通志》、《四川通志》、《汾州府志》、《介休縣志》等地方文獻中也收錄了文彥博的一些詩文。此外，根據《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文彥博還著有《顯忠集》二卷、《大饗明堂紀要》二卷、《藥準》一卷和《節要本草圖》（《文潞公集》中收有《藥準序》、《節要本草圖序》），與高若訥合著《大饗明堂記》二十卷^①；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等文獻中記載文彥博另著有《潞公私記》一卷。這些著述已經亡佚或目前尚無從考證。

文彥博工書善墨翰，筆法清勁，風格英爽，蘊藉凝重，頗有唐人風致，深得後人稱譽。周必大《益公題跋》贊文彥博書法云：“公年過七十，筆力猶清壯如此，非獨見所養深厚，亦足占壽考之祥矣。”黃庭堅《山谷集》云：“潞公……筆勢清勁，真不愧古人！”樓鑰《攻媿集》曰：“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朱長文《墨池編》云：“文潞公書，風格英爽。”^②文彥博的書法作品，留存下來的主要有《得報帖》（清乾隆《三希堂法帖》編錄）、《汴河帖》（故宮博物院藏）、《三札卷》（故宮博物院藏）以及1976年3月出土於河南伊川的《王拱辰墓誌》（文彥博篆蓋），等等。

一、《文潞公集》刊行過程中可考的版本系統

《文潞公集》（按，該別集在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題名為《文潞公集》；明嘉靖五年王溱刻本、明《文淵閣書目》、明《內閣書目》、民國《山右叢書初編》

① [元]脫脫等《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

②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二〇冊《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十二。

中題名為《文潞公文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中題名為《潞公文集》；元脫脫等纂《宋史》中題名為《文彥博集》）是迄今唯一留存下來的文彥博的詩文別集。

《文潞公集》在宋代最早的刊刻情況目前尚無可信資料考證。《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四和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引葉夢得為該別集所作的序云：“兵興以來，世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迨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為略集二十卷。”^①根據這段記載可以判斷，最為完備的文彥博別集版本應該是其家藏本，遺憾的是，家藏本尚未得以刊行，就在因宋金戰亂舉家搬遷的過程中散佚。後來，其子曾進行輯佚和編錄整理，重新結集，但已遠不及原家藏本內容完備。

目前，有史料依據的文彥博別集版本大致有三個系統：其一是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中所著錄的《文潞公集》四十卷本（補遺一卷）。明代《內閣書目》卷三亦著錄：“《文潞公文集》十冊，全。宋仁宗朝文彥博著，凡四十卷。”；其二是前面提到的葉夢得所作序中提到的文維申編錄整理的《文潞公集》二十卷本。祝尚書《宋人別集叙錄》：“《遂初堂書目》著錄《文潞公集》。按《周文忠公集·書稿》卷十二《與張子儀總領抑劄子》稱‘蜀中有公（文彥博）文集’。尤氏所錄，蜀中所刊疑皆二十卷本”^②；其三是《宋史·藝文志》所著錄的《文彥博集》三十卷本。四十卷本系統和二十卷本系統的說法已得到世人的普遍認同。但就三十卷本系統的看法分歧較大，古今學者看法主要有兩種：一種觀點是認為確有其本，三十卷本是《文潞公集》的另外一個版本系統；也有

①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〇〇冊《潞公文集》序。

② 祝尚書《宋人別集叙錄》卷第四。

學者推測可能是《宋史》編纂者在著錄時，誤將四十或二十寫成三十，考慮到《宋史》成書的倉促和草率，此種推測也並非完全没有道理。而陳思編、陳世隆補的《兩宋名賢小集》中却記述“其少子維申搜輯詩文遺稿成三十卷”^①，又對文及甫編訂的版本系統提出了與葉夢得等人不同的看法。就目前而言，關於三十卷本的種種看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推測，缺乏有力證據，學術界尚未定論。

二、《文潞公集》現存的主要版本

流傳到現在的文彥博別集，只有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著錄的《文潞公集》四十卷本，有賦二卷、詩六卷、論序碑記共四卷、雜文一卷、奏議二十七卷。這一版本系統又可分為明代嘉靖本、清代四庫本和民國年間的《山右叢書初編》本三個主要版本。

明嘉靖五年平陽守王濬所刊刻的《文潞公文集》四十卷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現存文彥博別集刊本中最早的版本，該刻本版式為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邊單欄。此版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靜嘉堂文庫、尊經閣文庫、東京大學亦有藏本。明代藏書家何大成、清代藏書家丁丙等人都曾為該刻本作跋。原刻本中訛、脫、衍、倒的地方不少。該版本在流傳過程中又出現兩個校本，一個是清季錫疇、瞿熙邦校（並跋）本（簡稱季校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另一個是傅增湘校補（並跋）本（簡稱傅校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傅校本是以明嘉靖原刻本為底本，校以文瑞樓抄本，所校之字，批於被校字旁，所補之字批於原闕處，既基本保留了嘉靖原刻本的面貌，又改正了原刻本中的不少訛誤。

^① [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卷七《文潞公集》序。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版式爲單魚尾，四邊雙欄。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一字。冊首鈐“文淵閣寶”方印，卷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方印。這一版本雖然和嘉靖本都源於《文潞公集》四十卷本系統，但二者多處特別是在文字上有一定差異。如四庫本卷三《元日阻雨》，詩題在嘉靖原刻本中爲《元已阻雨》，而詩中“林花脉脉怯朝寒”句，嘉靖原刻本爲“林花脉脉怯朝煙”。嘉靖原刻本脫漏字處在四庫本中也多有所補，如四庫本卷三《山中隱者》“借問何爲者，山中嘗采薇”句，“薇”字在嘉靖本中原闕。兩個版本中此類差異還有很多。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所述，四庫本《潞公文集》所採用的底本是兩淮鹽政采進本，又根據傅增湘校本卷一末所批：“癸酉四月十四日，依文瑞樓鈔本校於西湖寫樓”，知《文潞公文集》有文瑞樓抄本，把傅氏依據文瑞樓抄本校明嘉靖刻本所改字句與四庫本相應之處進行比照，可以推斷四庫本所依據的兩淮鹽政采進本可能就是文瑞樓抄本，或者四庫本與文瑞樓抄本出自同一系統^①。

現存《文潞公集》四十卷本系統的另外一個版本是1934年由（民國）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的《山右叢書初編》所收錄的《文潞公文集》四十卷，即《山右初叢書初編》本。其版式爲黑色單魚尾，四邊雙欄。半頁十二行，行三十字。叢書首頁中央有趙戴文題“山右叢書初編”並附其簽章，次頁記載了叢書編校姓氏名錄，即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總裁閻錫山（百川）、副總裁趙戴文（次隴）、徐永昌（次宸）、常務委員郭象升（允叔）、馬駿（君圖）、陳敬棠（芷莊）及委員、顧問、編纂、總幹事、幹事、校對等編寫人員。《文潞公文集》四十卷正文前

^① 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宋集珍本叢刊》。

附有“刊文潞公文集略序”；每頁的版心最上方印有“文潞公文集”字樣，緊接魚尾往下是卷次，再下方署有每卷頁碼，最下方是“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的字樣；郭象升所著該叢書目錄提要載：“潞公事跡具史傳，是集爲呂涇野巡按山西時所刊刻，行世甚稀，故極珍貴。”《山右叢書初編》初版於1937年，原書三百三十餘卷，綫裝一百零二冊。印數很少，加之出版後正值抗日戰爭爆發，續編工作半途而廢。存書寥寥，流傳極少。《山右叢書初編》本的不足之處是，限於當時條件，資料缺乏，組織鬆散，編纂人員冗雜，以至在校刻中未能盡擇善本，書中錯訛衍脫較四庫本多。1986年山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准影印梓行，分十六冊，第十三冊收錄《文潞公文集》。

《文潞公集》版本流傳不多，專門研究者甚少，目前仍多闕疑。如關於各版本優劣問題就眾說紛紜。傅增湘校補《文潞公文集》時在題跋中指出“是集刊本無早於嘉靖本者，然訛謬盈幅，苦不可讀”。劉琳、吳洪澤在《古籍整理學》中認爲：“文彥博的《文潞公集》，四庫本也遠勝於明嘉靖本，更勝於民國年間的山西叢書本。”^①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的《全宋詩》中收錄的文彥博詩，是以明嘉靖原刻本作為底本，文淵閣四庫本僅作參校本之一。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著的《宋集珍本叢刊》則以傅增湘校本價值最高而予以收錄。^②又如，據《山右叢書初編書目提要》記載，該叢書中《文潞公文集》是依明嘉靖五年解州判官呂柟重刻本收錄，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中亦有高陵呂氏刊本，從刊刻時間上看，與平陽王濬刻本出於同一年，且

① 劉琳、吳洪澤《古籍整理學》第二十七頁。

②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卷二七三。

解州在明代屬於平陽府統轄。故兩者當為同一版本。

三、文彥博詩論略

“一代名臣，如寇萊公、文潞公、趙清獻公，皆西昆詩體，專學溫、李者也。”^①文彥博詩學西昆，亦不乏清新秀逸氣息，他的詩歌力破“臺閣體”的華艷繁縟，精於用典，重情感興象，凸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過程中由“唐音”到“宋調”的嬗變。

（一）追步溫李，詩學西昆：文彥博早年的詩歌創作

王士禎《居易錄》曰：“文潞公身都將相，功名蓋世，而其詩歌婉麗濃嫵，絕似西昆”^②，文彥博早年創作的許多詩歌，都可歸為西昆體，長於用典，詩風呈現精麗繁縟特點。

文彥博自幼聰慧穎悟，才高學博，時值西昆體獨領風騷，他亦以師法西昆開始學詩之路。《文潞公集》卷三收錄文彥博鄉貢進士投贄詩三十八首，細細品讀，完全是春容典贍的西昆體風格，如詠史詩《西晉》：“馬圉言雖驗，鳧毛事亦奇。紫微才遍植，白刃已交馳。星麥應無酒，私蛙尚有麋。銅駝休反袂，何救黍離離。”詩歌首聯出句用“馬圉之言”典，東晉王嘉《王子年拾遺記》載：“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廐馬圉，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爲蒸薪；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恒言‘渴於醇酒’，群輩呼爲‘渴羌’。後武帝受以朝歌守，馥辭，願且爲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③這則典故並不常用，知之者當多爲飽覽群書之人。詩歌對句所引的典故爲西晉惠

① [清]袁枚《隨園詩話》卷五。

② [清]王士禎《居易錄》卷一二。

③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四六。

帝時有人獲得三丈長的海鳧毛，大臣張華慘然預言天下將大亂，“八王之亂”不久爆發。詩歌頸聯出句用張華獲星麥釀美酒之典，《太平廣記》載，西晉張華用九醞酒招待朋友，此酒清美甘醇，是在農曆四月火星出來時將麥子收割，經多道複雜工藝釀成，喝到嘴裏如不咽，能將牙齒泡鬆動，喝醉如不搖動身體，能將肝腸浸爛。張華每次飲此酒後睡覺都讓家人把他的身體不停翻轉直至酒醒，這次却忘了讓家人為朋友翻身，結果天亮後發現朋友死了，酒水穿腸，流了一地。^① 對句“私蛙尚有麋”講的是有關晉惠帝本人的兩個典故。晉惠帝聽到蛙鳴，問侍臣賈胤：“青蛙的鳴叫是為公還是為私？”西晉時，因天下饑荒，很多百姓沒有糧食而餓死，晉惠帝聞訊后驚問：“百姓為什麼不吃肉麋？”詩歌尾聯出句用了西晉時索靖知天下將亂，指着洛陽銅駝街銅駝歎息的典故，對句化用《詩經·王風·黍離》表達對國家昔盛今衰的痛惜傷感之情的典故，歎憫西晉王室的衰亡命運。通過這些用典，詩歌在藝術表現上含蓄而深隱，亦彰顯詩人深厚學養。

又如《兩宋名賢小集》所收錄的文彥博早年所作《送時郎中》，詩中幾乎句句用典，甚至一句使用多個典故，充分透露出了宋詩崇學尚典的旨趣，亦顯示了詩人的文思之捷和才學之富。蘇軾於元豐二年（1079）二月二十九日謄錄此詩並評曰：“軾嘗得聞潞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馳騁，略無遺者，下迨曲技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勳德所掩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蓋其積之也久矣。”^②

① 見《太平廣記》卷二二三。

② 〔宋〕蘇軾《題文潞公詩》，《蘇軾文集》卷六十八。

文彥博早年創作的《讀漢詩》、《玉階樹》、《無題》、《詠箏》、《華月》等詩，也同樣具有濃厚的西昆體色彩。這些詩歌追步晚唐的李商隱、唐彥謙，“挹其芳潤，發於希慕”，用韻精巧，用典縝密，流溢出濃重的才學之氣，富於歷史文化內涵及學理思辨色彩，代表了當時唯美求深的貴族文人詩創作傾向和精神底蘊。但詩歌在創作視野和思想內容方面較局限，缺乏寬廣的空間意識和壯大的情思，詩歌語言和意象多缺乏新意，重視藝術技巧和學養的展現而社會現實性較弱。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當時西昆體詩主要用於文人學士間唱答吟對，是特定群體的交流方式。可以說，西昆體代表了文彥博早期詩歌的主要風格，也對他後來的詩歌創作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轉益多師，兼合眾美：文彥博詩歌創作的多元繼承

在近七十年漫長而多變的居官生涯中，文彥博曾像楊億、劉筠等主持和參加館閣事務，曾多次以集賢殿大學士、昭文館大學士的身份監修國史，主持編纂《大饗明堂記》等朝儀典籍。但與前期西昆體詩人不同的是，他不僅位列朝班任樞相多年，更多時間是在邊陲主持防務，輾轉各地擔任地方官員，並經歷了慶曆新政、熙豐變法、元祐更化等多次政治變革，伴隨時間的推移，表現領域相對狹窄的西昆體已不能滿足詩人抒發情志的需要，其詩歌創作逐漸突破“臺閣體”的局限，在學習溫庭筠、李商隱、唐彥謙的同時轉益多師，從章法、用典、創作精神等諸方面師法杜甫、白居易等盛唐與中唐詩人。在他的詩歌裏，不僅僅是以富麗詞藻表現安富尊榮，而更注重情感抒發和興象創造，在遣詞用語上向平淡靠攏。

袁枚《與稚存論詩書》云：“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